

散文組 高雄獎

聽說，冰箱裡有光

林念慈



林念慈

個人簡介

1985年生，前兩天發現鬢邊有一根白髮，頓時老淚縱橫。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、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碩士班文學組畢。曾任編劇，驚覺現實中的人更有戲之後，斷然離職；現職文字編輯，負責把字寫好排好，但自己的生活卻總是錯版、掉字；亦為《人間福報》「四時歡喜」專欄作者、《青年日報》固定供稿作者，為報知遇之恩，不拖稿，是我的溫柔。曾獲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、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首獎、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人間禪詩佳作等……

得獎感言

幾年前曾獲打狗鳳邑文學獎，並將獎座珍惜地放在書櫃上展示，然而黑貓「老克」每天與之纏鬥，進行貓「狗」大戰，頗有金剛大鬧紐約的既視感；貓兒彷彿是笑我太無聊，於牠而言，那只是一座不會動的玩具。

牠不知道，有些東西確實很安靜，卻是有重量的，那裡面有太多人的用心和努力，才能成就這一樁盛事。感謝這座城市，有我母系家族的溫暖記憶，並給予我最大的自由，徜徉於字海之中；感謝母親，當別人看見我的繁華時，只有妳始終呵護我的落寞；感謝老克，試圖教我淡泊名利、專注於喜歡的事情就好。不過，我依然俗氣地享受獲獎，並熱愛書寫得獎感言，感謝評審的傾聽與懂得。

感謝我的人生，正因為你既悲且喜，且荒謬已極，我才能繼續說下去。

據說每個胖子都有一次瘦下來的機會，而妳用光了此生的扣打，現在正在煩惱中，究竟應該讓體重隨遇而安，還是再跟上帝貸款一次神蹟？畢竟，時隔世移，二十歲與三十五歲可不只是代謝率的不同而已，這次付出的利息定要更重一些，青春小鳥飛走後不再回來，但體脂肪來了就不輕言離開，妳心裡有數。

國父說過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，好在他老人家戮力於建國，如果把這十一次奮鬥拿來減肥，也不過就是水裡撈月。管理體重與偉大革命如何相比？確實不能，因為革命是光榮一死，而減肥彷彿是終生苟活，每天服用低 GI 食物與低自尊，若自尊飆高就得趕緊送醫治療，免得一顆心沿路掉玻璃渣，刺得大家都很尷尬。

作為胖子，最忌諱苦著一張臉，簡直缺乏職業道德，天命是逗人發噱，竟還敢流露纖細的哀傷，就算側臉也打不出陰影，下巴的三層肉還夾住了晚霞，真是畫虎不成反類犬；反正不論怎麼盡力模仿，妳心知肚明，自己不會成為海報上的美麗女人。妳只能是妳爸的Q版公仔，繼承的不是財產而是肥胖基因，他的肚子是一片瓜田，而妳的捲起層層海浪；閩南語有句話說：「命帶骨，削未律。」意思是命中注定，拿刀來削骨頭也沒用，啊沒錯沒錯，人生是這樣，遺傳也是。你們父女倆極度相像，性情與外貌都如復刻，且從不聽對方說話，還整天用體重互相攻擊，根本是對著鏡子自我傷害。

高中的時候，有個男孩讀了妳的文章後無比仰慕，但見了真容之後，只對妳留下「去死」的註解；可見人們對文字工作者確實有某種不當的想像，尤其遐想「文學女人」的模樣，大概是因為古代才女各個迎風扶柳，只喝露水，把自己瘦成一根針，方能

繡成錦繡年華。殊不知靈感這玩意兒萬萬瘦不得，得照三餐用心餵養，最好帶點油水，才能滋潤乾涸的腦袋，妳為此進食終日，但無人體諒這片用心。

至於妳媽那一代，人人不吃不喝，踩著三吋半高跟鞋，從三廳電影時代款款地走來，近臨盆時也只有四十多公斤，完全不符合人體工學，脫口便是：「阮作小姐彼當陣……」彼時風光大好，她們會生孩子但不會生贅肉，因為買肉長肉是歐巴桑的工作，而現代女性讀了一堆書還如此不長進，真是氣煞人也。老鄰居臺中花媽曾不只一次地告誡她女兒：「有妳這張大圓臉，我哪還需要買太陽餅送人呢？」

這麼說來，妳媽也不算太超過。

每位母親都是嚴格的糾察隊，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，在「產品」順利銷售以前嚴格把關，以免女兒在婚姻市場中滯銷；但矛盾的是，有種餓又叫「妳媽覺得妳餓」，有種孩子叫「阿嬤養的」，婆婆媽媽身兼飼主，老把小兒養到不能翻身為止，並覺得可愛可憐，愛其渾圓、憐其受辱。她們每日流水式地烹煮「特別為妳買的」、「一早替妳煮的」、「對妳身體好的」、「妳最喜歡吃」的各式餐點，不吃辜負了老娘美意，吃了辜負花樣人生，兩害權衡取其輕，有些姑娘決定犧牲小我，以完成孝道，至少，妳就是這樣的好孩子。

愛，常常是餵食與被餵食的關係。

這麼說絕非推卸責任，而是要強調萬物皆有因果，沒有人的食量會無故變成一座深坑，誠如重度肥胖者也不會莫名消瘦，妳媽就常說，每個揮汗奔跑的胖子面前，一定都吊掛著理由，而那個理由往往是愛情。那年上蒼派了一個男人過來，他的年紀足以

成為妳的父親，但下巴呈好看的凹陷狀，且體脂肪只有爸爸的一半，像爸爸又不像爸爸，光是這一點就非常性感不是嗎？只是他喜歡研究植物（不是多肉系的），身旁都是像梧桐樹皮一樣單薄的女人，為了要得到他，妳只差沒有拿刀子削肉，並在一年內怒甩了三十公斤，比整形還有用，像是有光照進體內，通身發亮。

那是見證奇蹟的時刻。

記得某個下午，窗外陽光燦爛，而家裡一個人都沒有，妳偷偷換上一件早就預備好的粉紅色舞裙，在房裡不停旋轉、跳躍、永不停歇；轉到頭暈想吐，妳卻仍無法遏止地想要被三百六十度看見，因為覺得自己是一朵花，正在綻放。

可惜花無百日好，就短期而言，紅蘿蔔勾引戰術確實有效，一旦確認得不到愛與關注後，消失的體重立刻又循線回家，完全不用人帶路；而脂肪一定是理解妳有多難過，所以再次緊緊擁抱，發誓它決不變心，果然比男人可靠得多。有鑑於萬事不進則退的原理，此次復胖變本加厲，還多了十幾公斤出來，妳於是理直氣壯地宣布和體重機斷交，永生不再踏上其領土；反正任何人都不需要被狹隘又膚淺的數字定義，張國榮唱得好，妳就是妳，是不一樣顏色的煙火。

作為煙火，妳偶爾會出現炸裂般的自信，因為知道自己的靈魂有多炫爛，但身處黑夜，那亮光又略顯哀傷，像是連年的戰火煙硝。

妳向來就是外號收集器，當時那些賀爾蒙暴衝的男孩叫妳氣球、榴槤（又大又刺）、大玻璃，也不知道是要羞辱妳還是為了讚頌這些物品，反正妳和這些東西各司其職，壓根犯不著互相指涉。青春期的男孩喜歡所有女孩，除了妳，於是妳漸漸變成男孩，

不再撒嬌柔弱，並學會負重，走很遠很遠的路；班際啦啦隊比賽時總是負責被踩在腳下（妳也很想被捧到天上去），而拔河又站在最後一位穩定江山，中性又粗暴地喊殺、殺、殺，妳痛恨那些位置，但那就是社會給予妳的位置，鐵板定釘。

其實也無所謂，再幼稚的小孩都會長大成人，會學著收起他們的直接反應，轉換為尷尬而不失禮貌的笑；而隨著時間過去，妳的心智早已能夠抵禦大風大浪，就算服飾店員笑著搶下妳想試穿的衣服，乘客誤會妳是孕婦需要讓座，又或者在盛夏時頂著高溫，在裙子裡硬加上一件打底褲，避免大腿內側摩擦到血流成河……諸如此類都是小事，OK的，沒什麼不可以，切記切記，好青年守則之一，胖子必須隨和，要不然就更討厭了。

至於在胖胖宇宙裡，最深的黑洞是異物感。

對於全人類而言，肥胖者無疑是一塊陌生異域，任何人都可以選擇走開，但妳卻永遠離不開這個異形，自身即地獄；妳體內砲聲隆隆，不斷交戰，有時候自我戀慕，認定妳就是地球上最別緻的胖子，但有時又不免又將槍口對準了自己，說，這個墮落的身體啊，意志薄弱，毫無定性，浪費了社會的食物與醫療資源，耳邊總是迴盪著當年男同學說的：「妳不配擁有這麼美麗的文字。」

他既然讀過妳的文章，那就是讀者，亦是衣食父母，就算他沒有修養妳也必當尊重，只是自從他那麼說了以後，妳就不再書寫風花雪月了，更善於自嘲，要在別人對妳按下板機前搶先倒下，不用計較責任或錯誤在誰，反正先示弱就對了，更何況自嘲是爽朗的、幽默的、健康的，被全民所認可的。妳原先的夢想是成為玉女紅星，但卻活成了一個小丑，畫著誇張的妝容，跳著詭異的舞蹈，那些訕笑聲活像隻鐵鉤，狠狠勾住妳兩側的嘴角，使其上

揚、微笑；但妳笑著笑著就哭了，哭著哭著臉就花了，然後繼續原地打轉，學陀螺任人鞭打，一邊看這世界有多麼失衡，然後再轉著轉著，妳餓了。

從來沒有這麼餓過，那是種從血管竄出來的飢迫，促使人必須行動，吃人或吃掉自己，否則就會死去，但不會餓死，是癡狂致死。妳時常在深夜裡，以巨大的牛蛙之姿，穩穩地蹲踞在冰箱前，並用著火的眼睛跟手不斷挖出食物，總之盡全力將自己填滿，再無一絲空隙，就不用擔心要把自尊心放在哪裡。

其實妳要的從不在冰箱裡，打開它，不過是因為深處有光。

散文組 高雄獎

〈聽說，冰箱裡有光〉評語

廖鴻基

首先恭喜〈聽說，冰箱裡有光〉榮獲 2021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最高獎項——高雄獎。能在競爭激烈的散文組 224 篇參選文章中拔得頭籌，實屬不易。

本文簡單說來只有「胖子自嘲」四個字。然而，要在將近五千字的篇幅中，讓「自嘲」意境通篇貫穿，寫到整篇文章從頭到尾幾乎沒有冷場，非得幽默打底，並且鋪排嚴謹，才有可能讓讀者的眼光句句勾黏，一路驚歎到底，這種筆力其實已經不只是雄厚而已。特別是這種語調或筆法，多一分可能就是油腔滑調讓文章變得油膩不勘，而顯得刻意或做作，少一分的話，又可能讓作品淪為變不出把戲不過如此的耍弄之作。更值得讚歎的是，在作者輕鬆筆調下，寫出了社會現實，關於偏差的表象價值觀，以及宿命意識下翻不了身血淋淋的巨大悲傷。

